

徐光耀著

平原烈火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四二年五月，日軍中抗戰軍閥...

四時，火車上燒得，在天上的... 燒起來，熊熊的火焰見把黑煙捲上天去。步兵們... 羣衆從東村跑到西村，又從西村跑到東村。這羣人... 人哭孩子叫，多少個... 少...

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，有的... 難了，剩下的儘是身懷衣襟... 難了，剩下的儘是身懷衣襟...

也有個別無恥的傢伙、怕死鬼，向敵人屈膝了，也有個別意志脆弱、政治上不堅定的人逃跑了，逃到城市去，逃回家裏去。

雖然 鬼子的死屍鋪的遍地皆是，他們的血一點也沒有少流，但是，他們還是『勝利』了，他們壓着『八路被徹底肅清』了！

冀中——模範的抗日根據地變了質，它的元氣大大的受了損傷！千萬條汽車路連起來了，千萬里封鎖溝挖成了，崗樓兒就像雨後出土的青苗，不幾天便鑽了天，成了林！鬼子、『皇協』。遍地跑，到處發橫，愛殺就殺幾刀，愛打就打幾槍。抗日的政權都不見了；穿軍衣的八路军一個也沒有了。婦救會、青抗先，還有那個胆大敢提一提：各村都成立了維持會，都給敵人『掛上鈎』了。看吧，滿眼盡是敵人的勢力，白日滿天都是膏藥旗，黑夜遍地都是崗樓燈。有幾個傢伙跑到大街上叉着腰吹起風來：『八路軍蛤蟆老兒也想成什麼大器候？！』老百姓都搭拉了腦袋，眉上鎖起了兩

● 當時游擊隊和老百姓都這樣稱呼敵軍。

● 當時根據地條件甚惡不支應敵人，那利即給支應敵人，建立偽政權，隨時給敵人『掛上鈎』了。

個大驚聲，上三十的漢們都留起了鬍子，剪了髮的姑娘又蓄上了辮子。菩薩廟裏的香火整天不斷，章命先生的生意驟然變得興隆。——時代好像幾天之間就倒退了三十年！

是一陣什麼風啊，把世界刮成了這個樣子？

但是，共產黨是殺不完的！只要有電一個火星，它終究會燒起騰天大火來！

七月，日本鬼子把『掃蕩』重鎮轉到石路以南來了。深縣、東鹿、寧晉、晉縣……各地的大小據點都佔領了。鬼子六分區『掃蕩地帶』鐵桶似的包圍起來。

在一個雲霧遮天的早晨，冀魯大隊陷進了敵人的大包圍，駐冀魯大隊四外都發現了敵人，槍聲首先從東邊響起，隨後北邊南邊都有子彈飛過；西邊，遠遠可以看見一溜人影正攜着槍聯連而來，情勢是明明白白：頂住打，就要被消滅，除了突圍，再沒有別的可走了。

一支隊副趙德勝接了大隊長的命令：帶領人包圍圍還沒有合緊，堅決衝出去！團副張是個二十五歲的精實小伙子，坐臥不安，紅通通的面孔，雖不是太高的個兒，給人一看，却覺得十分魁梧。他把手槍插腰間，腰帶一解一鬆，用大拇指按在機頭，就沿牆站立的戰士們一輪，又低聲着對友人的聲音說道：『同志們！有沒有骨

頭，是不是英雄，就看人過這一天了！是恥辱，是光榮，也就在這一回了！有種的跟我走哇！」牛鐵黑塔似的下處，一步跨了出來：「副隊長，我在頭裏！」他幾個共產黨員，一窩窩的有律律的。胡漢民拍胸脯說：「勇！走哇！」——「勇！走哇！」——「勇！走哇！」——「一個中隊只有兩個排」。

「忽忽忽」一聲風響，隊伍一支的領着出了西口，入了滹沱。一中隊後面是大隊部，担任掩護的是二中隊，人員足有一百三四。可是，除了「忽忽忽」的聲音及灘的還很遠的槍聲以外，再聽不見一點響動。經受過幾次戰鬥的胡漢民——聽這聲音，就覺得今天的滹沱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活，總怕劉公孫幾個把胡漢民出去，是萬萬沒有可能的！

幾天來的情況太緊張了，太急迫了！察晉更不覺以請增加的，只兩天一早，就由鹿縣開來二十八輛汽車，車上沒有一個不是鬼子兵，牙直隸的鬼子也長到六七百，在東鹿、普縣地裏，情況更發嚴重，新據點一天安了五六個，大隊的汽車和騎兵來來往往十分頻繁。周鐵漢早已感到：惡戰總有一天要逼來頭上的，現在，依照眼前情況看，這一天是到來了！

正是爲此，周鐵漢此刻的心裏沒有慌，事情逼得他反而下了一個狠心，他想：『在這個時候，怕死就準死，把腦袋放在一邊去拼，合大家的勁一塊拼！拼的越頑越勇，就越沒有危險！』想到這，他不由的把隊伍前後看了兩眼，二班在最前面，丁虎子持大鼻子捷克式頭，後面一個一個緊緊跟隨，大部份是二年左右的老戰士，全是經過多次戰鬥的生龍活虎。在身後的一三班和二排，也個個頂個的結實雄壯，渾身勁氣，情況雖然緊急，却看不透有一個發抖。周鐵漢看到這裏，信心更強了，精神更高了！有這樣一羣鋼鐵打造的戰士，將近一半的共產黨員，有什麼衝不破的？有什麼可怕的？

大隊長的計劃，是甩掉後面——東面 and 南北兩面的敵人，順道溝悄悄的插往西北，爭取在西邊敵人發覺以前，從敵人空子裏鑽出去。但是，一來敵人太多了，二來有五十米道溝沒有完全挖通，西面敵人看見了在這段路上飛跑的人，立時，扇子面一樣散開來，左面的一股，就一直槍先向道溝截下來，企圖迎頭堵住去路。

周鐵漢看的清楚，想跑在敵人前頭，不叫敵人截住，已經來不及了，便一面命令一排說：『堅決衝！敵人擋就打它，一定要過去！』一面閃在道旁，等大隊長趕上

來。

大隊長錢萬里的矮個兒，一步一步穩穩的跑上來了。手裏拿着一塊粗布手巾，不時擦着光頭上的汗珠，盒子槍仍舊插在套子裏，還如平時那樣四平八穩，好像不是在打仗一樣。通信員金山懷裏抱着「馬四環」，緊跟着他。

「大隊長，敵人眼着把道溝卡住了，把那個隊伍牽上去衝吧！」周鐵漢好像掐着一抱東西，雙手向敵人方向作了個猛衝的姿勢。這樣問着大隊長。

「你的隊伍呢？前頭怎樣了？」錢萬里又開腿，穩穩站住說。

「一排全上去了，我讓他們堅決打過去！」

「很好。」

周鐵漢以為得到了批准，一翻身，大步要跑。錢萬里又叫住了他：

「等等。」錢萬里把手巾遮在眼上，向敵人方向仔細的觀望着，好半晌，把周鐵漢幾乎等的不耐煩了，才放下手來，輕微的搖了搖頭說：「不行，我們衝不過去……」

周鐵漢立即接過去說：『衝不過去也得衝呀！總不能停在這叫人家來消滅！』錢萬里深淵似的雙眼轉了個圈，用一個指頭點着周鐵漢的前胸說：『要這個樣子；你的一排繼續順道溝插下去，在那柳子行前面打個衝鋒，衝領那兩塊墳地，爭取把敵人主力吸引到交通溝上，然後，大隊直衝西南，衝敵人的柳子裏鑽出去。』錢萬里把頭頓住，察看着周鐵漢的顏色，周鐵漢一動不動的站在那裏，於是，接下去說：『這是個十分危險的任務，在敵人知道了當以後，一定要想法先消滅你們！周隊長，你的任務就是：先去粘住敵人，掩護大隊主力突圍，然後不要叫敵人粘住，把隊伍帶下來！』

周鐵漢知道這副担子是有多重的，可是，任務來了，作爲一個共產黨員，有一千斤就担一千斤，有二萬斤就担二萬斤，沒有二話可說的。周鐵漢簡單的應聲『是！』轉身跑到前面去了。

這時，西南敵人已開了槍，子彈如雨擦過。東北南三面的敵人，隨即椅子圍似的兜抄上來，二中隊後面的槍聲，一陣緊似一陣，炒料豆一樣，一會兒就響亂了。

從前面傳來一片震耳的殺聲，錢萬里看見：周鐵漢躍出溝溝，抓緊盒子的手擺着旗子一樣，連連向前擡着，戰士們從後面衝上去，把柳子行附近的兩塊墳地佔領

了。這一來，四面敵人的七成兵力被吸在這溝上，他們拼命的要卡在這一道口子，而在西南，却有一個空子給閃開了。饒大隊長見時機已到，隻手一擺，帶領其餘三個排，躍出這溝，一陣疾速的兼奔，從西南的口子裏突進去了。

果然，用衝鋒粘住敵人的一排，在撤退的時候，又被敵人粘住了。柳子行裏的鬼子見大隊主力大部鑽了出去，膏藥旗半天晃了幾晃，五六十個鬼子『哇』一聲衝上來，把一排由兩個墳地壓在了一個墳地，機關槍彈急風暴雨直射過來。一排憑了三十支步槍，不要說招架，抬起頭來的空兒也沒有了。一班是被壓下來一次的，半個班遭了傷亡。眼下的危險，用戰士們最不祥的話說，就是『撤不下來了！』

鬼子的第二個衝鋒隨時可以壓下來，周鐵漢在地上伏着，兩道掃帚眉擰成個『一』字，閃着火眼盤算：現在撤是不行的，一定叫敵人把隊伍追散，要撤，必須把第二次衝鋒打退，煞煞敵人的氣焰！於是，他告訴大家，把手榴彈全部放在手邊，擰開蓋，勾好線，聽命令就摔！他自己，把所有三個手榴彈都放在身下，三根絛一齊閃在了嘴裏。說時，前面柳條子亂擺，皮羣的黃呢子野獸又縱身起來，一排亮閃閃的刺刀反

着光，鬼子的第二個衝鋒又壓下來了。看看離着三四十米，周鐵漢就地一滾，一縱跳起來，用嘴把線一拽，右臂一掄，冒着白煙的手榴彈流星似的飛出去；「手榴彈，摔呀！」隨着周鐵漢的聲音，黑烏鴉成羣飛出，火星飛爆，濃煙騰空，一眨眼的工夫，天也遮暗了。給鬼子的打擊完全是意外的，前頭的七八個先先後後仰身栽下去，後面的調屁股竄回了柳子行。趁這時，一排的戰士們吧起塵風，一溜煙向南跑去。

剛跑出七八十米，鬼子的機關槍屁股狠命蓋來。一排眼前是一片開闊地，大地上只有旱得發了葉兒的青苗，不足一尺高低，沒有半點兒隱身的地方。二班長張子勤被連響的機槍打斷了腿，橫栽在地上。一個戰士上去拖他，剛一彎腰，也翻身仰倒了。丁虎子趕上去拖了那戰士的槍，摻在脖子裏，伸手就拉張子勤，要往肩膀上擡。張子勤忽然把他的手一擋，錯了錯牙，鎮定的說：「我不頂受了，你還是快照顧非黨同志去吧！」丁虎子道：「這可不能！誰也丟不得！」張子勤扭個身，緊捂着鮮血浸透的大腿，咬住牙關說：「趕快走你的！我無論如何是脫不過今天了，照顧我只會白白連累你們！」丁虎子說：「我死不了，就不能把你丟給敵人！」說罷，從身後架起張子勤的雙臂，打算托起來拖着走。張子勤回頭一看，見鬼子們的小鋼盔一顛一顛已追上

來，再幾步就趕到了，他把心一橫，上身猛力一搖，掙開丁虎子雙手，用命令的口氣叫道：「丁虎子！放了！」丁虎子突然嚇了一跳。張子勤隨手掏出一顆手榴彈，用嘴把蓋咬下去，絨迅速套在手指上，把身旁的槍一指道：「革命的武器，快拿去！再要動我，要看看手榴彈！」丁虎子陰着臉把那支三八式扶起來，一邊跑一邊回頭看。張子勤平靜如水，半動不動的坐在那裏，只把手榴彈塞進衣服裏去了。

遠遠瞧見，一個鬼子上去了，刺刀直往張子勤的心口，張子勤沒有動。第二個，第三個又上去了，他們想架他走，可是，就在扶住他的路膊的時候，從他懷裏猛升起一團黑煙，一頂鎊盔高高溜溜飛去了半空。煙散下去的時候，那一團四個人都躺著。……

周鐵漢和丁虎子相對看了一眼，奇怪的很。周鐵漢鐵青的臉上，不知爲什麼笑了一下，他說：「虎子，看見了吧，要死，就這樣去死！」

明明是大隊抓住了一個村莊——北園里，突然轟轟隆隆，響了顆炮市一樣，一陣槍聲響成一個蛋。又見許多戰士濕濕的奔出村來，慌張的往回跑着。

「中了埋伏嗎？」周誠驚慌下加快腳步，急急朝頭跑下來的那人迎上去，想問問到底怎麼回事。他聽那人在那人跑，幾聲在把氣喘，那傢伙左手揮着槍苗子在地上拉，右手只管一撇一撇擄掉身上的東西，米袋子、背包早撈完了，正往下攜手繳彈。

「你是那的？混蛋！站住！」

那傢伙被閃然一嚇，發發的站住了，自是也回臉上，一對眼忽忽的張睛，只管盯住周誠望着，兩腿索索的狠命篤着地。許久，才嚶嚶的說：「二中隊的。」

「往哪跑？」

那傢伙指了一下村裏說：「村裏淨鬼子。」

『鬼子，爲什麼不打過去？』

『……』那傢伙張着嘴，喘着，不知說什麼好。

『轉回去！……』臨陣脫逃，崩了你！』周鐵漢的臉上出現了一種少有的嚴峻，這嚴峻給他的話加了份量，似乎每一個字都幾千斤重，令人不可抗拒。

那傢伙莫奈何的轉回身去，周鐵漢問清他叫尹增祿，又問清大隊在什麼地方，就直跟住他的脊梁讓他帶進避村。

和尹增祿一塊的十幾個戰士，見這情形，早已停了腳，閃在路旁，沒有主張的眨着兩眼，周鐵漢把頭向前一甩，一齊讓他們跟了走：『往後跑也是敵人，寧死在陣前，不死在陣後，小伙子們上前衝！』十幾個人中馬上有一個小伙子站出來，把拳頭一舉說：『二中隊的成一列走好，別大的往前頭靠！人都是肉長的，人家全不怕，爲什麼怕怕？』周鐵漢心裏不由的叫聲：『好』，肚裏的氣馬上泄了一半，他認的這個小伙子是二中隊的五班副，新近才入黨的，名字叫趙福來。便柔聲對他說：『福來，這十幾個人由你負責，跟在我們後邊，千萬不要再跑丟了。』趙福來停住腳，昧的打個『立正』，滿精神回答道：『是！』

尹增祿帶着頭往前走着，每走幾步就反回頭來偷眼看看，見周鐵漢氣喘滿面，虎眼瞪着他，腳下慌緊地跑步，不一會，却不知不覺又慢下來，再攔着看，又緊地跑步，周鐵漢就一直瞪着他，走近了北圍墻。

村裏的槍聲已經轉到西南上去了。屁股後面的敵人也被壓了二里遠，鬼子是不着急的，因為在他們看來，寧晉大隊已是進了牢籠的小鳥，『撲殺』不出去了。

就在這時候，尹增祿又把一件罪惡鑄成了。大隊原是在十字街附近跟敵人碰了頭，把敵人打退，就向西南突去了。尹增祿害怕再走大街，他企圖繞過那個戰場，就迷迷瞪瞪把隊伍引進了一條死胡同，尹增祿房上鬼子正架着一挺把子，等在罪惡的時候，一、三窺已經卡在裏頭。敵人的機關槍夾帶着轟隆轟隆的手榴彈，從頭盔頂直滾下來，許多戰士還沒有弄清楚子彈從那裏來的，便倒在血裏了。五尺寬的過道，登時染滿鮮血。周鐵漢和幾個戰士連頭帶腳，閃在了一個小門樓底下，急想找個還手的機會。

意外的挫折在戰士中引起了混亂，幾個人首先把憤怒的眼光射到尹增祿臉上來。尹增祿嚇得貼在牆上渾身發抖，他切實感到了自己的罪惡。然而，周鐵漢忽然高聲叫

道：「同志們！先對付敵人要緊哪，掏手榴彈，衝啊！」

「衝啊！」有兩個戰士上了刺刀，跨出門去，這時，尹增祿也準着槍跟在大家後面，一面左顧右盼的張望着，一面滿亂的拉響着，他的腳剛剛踏出門檻，一個戰士翻身栽回來，冒着鮮血一頭，昏倒在地的地上。尹增祿像挨了一箭，兩手一乍，又縮回門裏，他的腳尚未站穩，「轟」一個手榴彈響在牆角，尹增祿撒手扔掉手中的槍，撲身倒下去了。

周鐵漢當作尹增祿犧牲了，可是，門裡底下發出了一聲刺耳的尖叫：

「不要打啦，我，我投降！……」

一個蒼白的面孔，絕望的望着天上，雙手作揖似的向上拜去，豹一樣跪臥在門外的牆角下。周鐵漢立覺渾身一乍，一支箭射在了他的心上，全身都要崩裂了：

「我操你祖宗！」

周鐵漢一步跨出，抓住尹增祿的脖領，在牆一樣拖進門來，連的摔在地上：「我叫你投降！……」周鐵漢喘吁喘吁着，氣連在脖子上，肺也快炸了。他右手一甩，盒子槍響了一聲，尹增祿的半個後腦被掀了下去，花紅腦子噴出去，把滿門檻和牆壁。